

人间物语

片羽

与夏花共谋

| 汤蕴瑾 文 |

跟着文学去畅游

| 王凡 文 |

夏花盛大、长久、热烈。

一日傍晚去赴朋友之约，从后视镜中发现路边有两株紫薇树，开得正旺，在晚霞中非常惊艳，关键是树冠很低，非常适合与之合影。我的妄念如同晚霞倾泻，心念霎时波光粼粼。

事不宜迟，花不等人。隔天就约了摄友去拍。

这是两株不同花色的紫薇树，矮一点的是颜色非常正的淡紫色，高一点的是绯红色的。淡紫色的这株正值盛花期，树姿婀娜，扇形的树冠开满了紫花，就像一顶时下流行的簪花头饰戴在树上，远远看去似一团停伫的紫云。绽开的花瓣皱皱地连在一起，已经看不清花瓣数量，可是它们一点都不觉得拥挤，既热烈又高冷，既喧闹又安静。紫薇花是大方从容的，它总是会比你先觉察到大地温度，它总是会比你更多知道节气的行程。

为了呼应紫薇花色，我特意穿了一套紫色的新中式裙装，花点小心思来成全妄念是有必要的。

站在紫薇树下，我忽然意识到，我们之间存在着某种心照不宣的共谋关系。它负责一树花开，恰到好处的高度，仿佛是精心布置的舞台。而我，则负责在它的光影里调整角度，变换姿势，微微侧头，让脸颊染上同样的淡紫。

一个夏日的傍晚和紫薇共谋，直至余晖落尽，尽兴而归。

后来查资料才知道，白居易曾经是我的“共谋同伙”。紫薇在唐代是“官花”，唐玄宗直接把中书省改为紫薇省，并在宫内遍植紫薇树，紫薇郎成了中书省官职的雅称。白居易曾任中书舍人，便是紫薇郎一个。某日轮到乐天诗人当值，无事闲坐，很是无趣，于是他索性搬张凳子坐到屋外，仔细端详院中的紫薇花。良久，他提笔写下“独坐黄昏谁与伴，紫薇花对紫薇郎。”原来一千多年前，白居易就对着紫薇花自说自话，还理直气壮。

紫薇树和紫薇郎在宫墙内进行一场共谋，即使人生寂寞孤独，也要在孤独的生命中，热烈地开放。紫薇花不过是诗人体内蛰伏的另一个灵魂，借由夏日季节，得以完成对生命自由的追寻。

紫薇花盛开的时候，荷花也开了。

一日刷朋友圈，看到一女友骑着自行车在荷花池边兜风。荷叶连连，荷花高耸。荷花池很常见，但是荷花长得超过人高的池子却很少见。我的妄念又来了。

荷花清晨打开，傍晚收苞，是位信仰太阳的仙子。问摄友是清晨还是傍晚去，摄友回说，肯定得起早去啊，清晨的荷花有神。

我起了个大早，挑了条粉色的裙子，赴荷花之约。

清晨的荷花从不让人失望，你站在它面前随便一拍，它都清清雅雅、端端正正的开好，像一位永远优雅得体的老朋友。荷花之美，就是那么浑然天成，仙气飘飘，让人忍不住心生妄念，欲与之共谋。在荷花的加持下，我也目若

青莲，照片自然也很出片，获得了众多朋友好评。人的虚荣，花的宽容，在夏天里达成微妙平衡。

与荷花共谋的日子里，我渐渐发现，是荷花教会我去观察、去领悟。

芸娘是领悟荷花的美学高手。200多年前的清朝，在苏州沧浪亭的附近，住着一对风雅之人，男的叫沈复，女的叫芸娘。沈复在妻子去世后，写了《浮生六记》，书中记录了他和妻子芸娘充满烟火气的生活片段。芸娘特别有生活的感受力。我们来喝一杯芸娘的荷花茶。荷花初开的时候，芸娘做了一个纱布囊，把茶叶塞在一个个纱布囊中。赶在傍晚花瓣合拢之前，把纱布囊放在花蕊中间，当花瓣合拢时，就把茶叶抱在荷花怀里。第二天，再把茶叶包取出来。你能想象茶叶包的气息是怎样的吗，茶叶经过一晚上的香薰和怀抱，它的气味非常独特而美妙。

这样的茶，竟是比较妙玉的“体己茶”有趣很多。妙玉的“体己茶”使用了梅花上的雪水，只是注重了水的来源。而荷花茶充满了芸娘对荷花的观察，充满了芸娘的巧思，充满了芸娘与荷花的共谋。芸娘借助荷花制作采摘天地灵气的荷花茶，充满了人间烟火的诗意。荷花借助芸娘与茶叶结合，成为经典的人间清味。

与荷花共谋，观察荷花的人还发现了荷花定律。一个池塘的荷花，每天都会以前一天的两倍数量开花。于是有人出了一道题，假如第30天荷花开满整个池塘，那么请问在第九天的时候，池塘里的荷花开了一半。

答案是第29天。也就是说最后一天的开放数量等于前面29天的总和。这就是荷花定律。

我为这样的细致观察暗暗叫好。每每经过荷花池，总是在想，现在的样子是它满池的模样吗？没有人知道今日荷花与昨日相比是否增减，只有荷花池记得那些过去时间里的美好痕迹。1到29天每一天都充满希望，那些埋藏在水面下、埋藏在更深淤泥下的心情，干净而喜悦地期待浮出水面……那时它还年轻，并且心怀美梦。

在写这篇小文时，我心里隐约也有些担心，担心别人会觉得这是我在为自我虚荣辩解。可是，是又怎样呢，看到花，感受到生命的美好，继而想与之合影，留下四季轮转的印记，这就是感受当下的证据。若是有同行朋友的合影，那更是未来某日重访生命的线索。

又过了两周，我重游拍照的荷花池，发现荷池已失了当初的精气神，有零星叶子枯败，东倒西歪，第30天盛花期已过。我站在池边发呆，想起两周前的共谋，它为我打伞，我为它发朋友圈，这场共谋，谁也不曾亏欠。

荷池边的田埂上，迎面走来一对散步归来的老夫妻，他们走在夕阳的逆光里，走在荷池边。盛夏的荷池，背后是一排农舍，前面是宽广的稻田。夕阳中走来一对老夫妻，他们走向荷池，走向回家的路。他们才是与花共谋的主角，荷花为他们打开，为他们收拢。



荷塘童趣

摄影 穆平

因为关节的问题，我困在家中好久。幸好期间得到了两本书，一本是陈丹燕的《我的旅行哲学》，另一本是周励的《亲吻世界》，这两本恰巧都是旅行游历的内容，有了它们的陪伴，虽然我人在斗室，但心已随着文学飞向了远方……

合上《我的旅行哲学》，看着世界地图上作者标注到过的目的地，跟着她的脚步丈量她走过的路，看着她用独特的视角描绘的见闻，想象着她带给读者的启示，既轻松又有趣。

周励《亲吻世界》里的探索之路更大胆狂野，她游历的足迹遍及130多个国家，喜爱极地探险和攀登，7次逐梦南北极，甚至攀登过珠峰。她文笔用情至真至深，读她的书总是让人热血沸腾，激情澎湃，她并非仅是简单的旅游和探险，而是想用自己得到的证据去解读人们心中的谜点。

《我的旅行哲学》中关于大马哈鱼的传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：在北美西海岸的维多利亚岛上，每年11月份，长得有一米多长的大马哈鱼，会成群结队从大洋游回维多利亚的淡水溪——它们的出生地，开启一场生命的绝唱！在那个时刻，溪流里挤挤挨挨地塞满成双成对的大鱼，甚至能够踩着它们的身体过河，鞋子都不会湿。大鱼们游完1000多公里，身上的脂肪已经消耗殆尽，回到溪流里，鱼儿沉到河底，拼命地摆动自己的身体和尾巴，用身体当作工具，在卵石中刨出小巢穴，然后卧到里面产卵，就这样等到它们完成繁衍，大多数鱼尾巴已残缺不全，身上伤痕累累，鳞也都掉得差不多了，身体很快衰亡，死在自己出生的溪流里。等到冬去春来，它们产下的鱼卵变成小鱼，小鱼们在清爽的溪流中成长，又开始等待离开溪流去大洋的那一刻，而大鱼们甚至都没有机会看到自己孩子的出生，小鱼也从来没有见过它们的父母。就这样一代一代生生死死，多么悲壮！

这故事实在令人感慨万千：大鱼们将数年的生存能量压缩成一场盛大的终极篇章，溯流千里，逆瀑跃岩，把死亡前最后的力量都注入后代的生命之中，每一粒鱼卵都包裹着至亲全部的能量密码。你以为大鱼死去了，但当幼群掠过深潭去往大海时，总会带着一种呼唤：归来啊！归来啊！它的生命里附着生生不息的灵魂，周而复始。

在《亲吻世界》里，我最欣慰的是在“梵高的眼泪：这个世界不配拥有美丽的你”这一章节里，找到了我想了解的梵高。

作者因为看过梵高写给弟弟的800封书信，喜爱善良的梵高，专程到法国奥维尔小镇和阿勒勒，去了解梵高最后的日子。她特意挑选七月去普罗旺斯，因为那时候有梵高喜欢的向日葵。看着远远近近的山峦，无边无际的向日葵在蓝天下放射出金色的光芒，她知道这就是梵高眼里的普罗旺斯向日葵。金黄色是梵高快乐与希望的象征，而嫩绿色、生机勃勃的花茎、叶片，是梵高生命激情的迸发。

我最感兴趣的是作者详细描述梵高画作的背景，作者描写梵高名作《阿尔勒的卧室》时，用梵高给弟弟信件中的表述，来讲述这幅画的创作意境，因为作画时怀着对朋友高更到来的热烈盼望和激情，心情大好，因而色彩明快，“这幅卧室画最重要的是色彩，想象力可以得到休息和宁静，我等待着高更的到来”；作者为了找到自己与梵高心灵的相会，特地去梵高住院时的病院，看画作《阿尔勒医院的庭院》的诞生地：方形庭院和花园小道等还在，走遍每一个角落，俯瞰病院的花园，找到梵高绘画的视角：“那梧桐树、夹竹桃、金合欢、鸢尾花，与梵高的画一模一样”；甚至收集到了美国宇航局公布的一张哈勃太空望远镜拍摄的照片，发现这幅太空摄影作品与梵高的名作《星夜》有“异常相似”之处，证明梵高的天才与伟大。她在梵高最后一张画作《麦田群鸦》的麦田徜徉，甚至亲身去体验受重伤的梵高，是否能够跑完麦田到客栈那一段最后的生命之路，自己竟然来来回回跑了近十次，这些片刻的描写，都给喜爱绘画、想要了解梵高的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。她爱憎分明地描述梵高生命中最后70天，为他受到的不公而呐喊：亲人的疏离、朋友的嫌隙、社会的冷漠、穷困潦倒、无人问津，“狂野、悲悯、苦难、抗争、在无情的世界里深情地活着”，令人心碎……

喜欢梵高的金葵花，在人生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它给了我勇气和力量。因为梵高，我喜爱上了画葵花。葵花的金色和绿色是生命的怒放，凝聚着力量。它向阳而生，带给我们热烈奔放的气息，成熟时硕大沉重的花盘压顶，它的花秆却永远不会弯曲，每每画着它，都让自身能量更加充沛，更加激昂，我想画一幅向日葵致敬梵高！